

肖洛霍夫研究史^{*}

——20世纪50年代前苏联的肖洛霍夫研究

荣洁

(黑龙江大学俄语语言文学研究中心, 哈尔滨 150080)

摘要:《静静的顿河》是一部规模宏大的史诗,在这部作品中,作家触动了此前几乎未被触及的生活层面。真实地描写一个人的命运,描写了他在革命中暴露出来的摇摆性;《被开垦的处女地》是一部内容与形式高度统一的典范作品。肖洛霍夫的《一个人的遭遇》把俄罗斯人的个人的苦难命运升华到悲剧的高度。

关键词:静静的顿河;被开垦的处女地;一个人的遭遇

中图分类号: I1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0100(2010)05-0126-8

The History of Academic Research on Sholokhov

— A Sholokhov Study in the Context of Russian of the 1950s

Rong Jie

(Center of Russia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of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Harbin 150080 China)

Quiet Flows the Don is a grand epic in which the novelist has revealed aspects of life that had never been touched upon. One's destiny was truly depicted and his vacillation during the revolution was also exposed. *Virgin Soil Upturned* is the apotheosis of works whose content and form are highly unified. In *The Fate of a Man*, Sholokhov achieved a sublimation of the tragic fates of individuals in Russia into tragedy.

Key words *Quiet Flows the Don*; virgin soil upturned; the fate of a man

1 关于《静静的顿河》

1951年,施格林(Шкерин М.)发表了《性格发展的逻辑》(Шкерин 1951: 152-164)一文。作者认为,在《静静的顿河》中,肖洛霍夫揭示了中农这个摇摆于革命队伍和反革命队伍之间阶层的双重性问题。作家着重表现的不是那些在国内战争中和战后投身于苏维埃政权的中农哥萨克,而是少数对新政权怀有敌意,最后与反革命分子一同被消灭的中农哥萨克。施格林认为,《静静的顿河》的复杂性正在于此。

在《静静的顿河》中白色哥萨克与红军作战时非常勇敢,经常打败红军(葛利高里从不负伤),但是他们对胜利却毫无信心,即使在大获全胜时,白色哥萨克也觉得他们必然要灭亡;相反,在红军方面,甚至在最惨烈的时候(勃得捷克夫的队伍几乎全队覆灭),他们对胜利依旧充满信心。之所以这样,是因为“白色哥萨克的头脑中没有先进的思想”,他们打仗仅仅是为了保存住自己的一小块土

地,他们对社会毫不关心;相反,武器装备极差,缺衣少食的红军却为推翻旧世界,建立新的社会主义世界的精神鼓舞着,短暂、偶尔的失败不能摧毁红军战士的斗志。

雅基缅克(Якименко Л.)在《关于苏联史诗》(Якименко 1956: 146-155)中分析了葛利高里形象。肖洛霍夫把葛利高里·麦列霍夫及其家人置身于社会动荡背景下来描写,展现了葛利高里的悲剧历程。作者认为,作家触动了此前几乎未被触及的生活层面,真实地描写了一个普通哥萨克的命运,揭示出葛利高里在革命中暴露出来的摇摆性。这对作家提出了极高的要求。在描写人物复杂的情感和行为时,作家必须展现出时代的历史潮流,揭示出人物活动的时代背景。作家必须在广阔的画面反映出两个敌对阶级阵营不可调和的斗争,揭示出历史发展的逻辑性。正因如此,选什么样的人做作品的主人公,是作家最为伤神的问题。而展现旧世界的毁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肖洛霍夫学术研究史”(05BWW012)的阶段性成果。

灭,新世界的诞生和胜利的必然规律,更是作家需要完成的任务。

1956年8月9日《文学报》上刊登了帕斯别洛夫(Паспелов)的《艺术典型化问题》(Паспелов 1956: 2)一文。作者分析了《静静的顿河》中的葛利高里形象。他认为,这个形象反映了那个时代中农哥萨克生活的内部矛盾:一方面是哥萨克的排外性,他反对无产阶级,眷恋自己经营的生产方式和日常生活习俗,这些因素把他们推向了反革命阵营;另一方面,哥萨克对地主和老爷式的生活方式充满仇恨,对其保护者充满反感,对白军也充满反感,这种反感导致其反对哥萨克军官的反革命行动,并促使其支持无产阶级和穷人的革命运动。葛利高里·麦列霍夫这个形象极其鲜明地表现出了这种内在的矛盾。

葛利高里和阿克西妮亚的爱情故事是肖洛霍夫研究者关注的中心问题。著名的肖洛霍夫研究者勃利季科夫(Бритиков А.)对这个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观点。他在《葛利高里·麦列霍夫和阿克西妮亚·阿斯塔霍娃》(Бритиков 1958: 123-138)一文中指出,葛利高里始终是真理的探索者,尽管他的探索是盲目的。勃利季科夫认同一种研究声音,即:葛利高里拥有始终忠实自己的强烈且有力的激情。他同两个女人的关系也能说明他的这种激情。他对阿克西妮亚的感情贯穿其全部生活。期间,他曾几次放弃过这种情感,这种摇摆并非因他内心软弱,而是迫于环境的压力,这种环境足以毁灭更纯的天性。他对阿克西妮亚的执著的感情令人同情和尊敬。他们的感情没有受玷污。回顾他们走过的路,读者更多想起的是那些美好的东西。葛利高里和阿克西妮亚的爱情悲剧具有独特的含义,在这份爱情中令读者和研究者感到亲近和宝贵的是那种被称之为“全人类”、“永恒”的东西。

在这部史诗作品中,肖洛霍夫全面展现了对俄国农村乃至转折时期的整个社会来说都非常典型的冲突。这种冲突也体现在如何看待男女关系的新的道德标准上。从这个角度来看,《静静的顿河》既是写社会主题的史诗作品,也是写爱情主题的史诗作品。

文章作者分析了两个女人对葛利高里的爱。他认为,在与葛利高里的感情纠葛中,阿克西妮亚善于克制自己的欲望。作者非常欣赏她得知葛利高里娶娜塔丽亚后的表现。她克制住自己的嫉妒,期待着两个人的爱情能发展下去。作者认为,娜塔丽亚的爱中含有更多的自私,有点孩子气的自私。她的自私与道德的纯洁和性格的高尚紧密地结合在了一起。

1955《顿河》杂志第2期上发表了扎克鲁特金的文章《米哈伊尔·肖洛霍夫》(Закруткин 1955: 43-60)。作者认为,《静静的顿河》是一部规模宏大的史诗。肖洛霍夫写顿河哥萨克群体并非偶然。君主专制成为哥萨克阶层发展的瓶颈,但与农民相比他们又具有极大的特权。

他们从来就不是一个成分单一的群体,这里有军官、地主,也有贫穷的哥萨克。因此,哥萨克自古就分化为两个阵营。革命开始时,一些人加入了白军,一些人加入了红军,明显地暴露了当时社会的阶级矛盾。

肖洛霍夫有条不紊地展开了小说的叙述,描绘了哥萨克麦列霍夫一家的历史,顿河河畔鞑靼村平静的日常生活与劳作。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葛利高里上了前线,在战斗中第一次杀人,他渐渐地变得冷酷无情起来,他看到了战争的残酷和非正义性,但古老的哥萨克传统紧紧地束缚了葛利高里,使他对展现在面前的真理视而不见,所以当人民推翻沙皇,国内战争开始的时候,他的内心充满了矛盾。他试图在斗争中寻得“第三条路”,但却只能徘徊于两方的旋涡之中,最后失去了亲人,孑然一身地回到了家乡。这是怀疑和摇摆的唯一、可能、合理的出路。

肖洛霍夫塑造的优美女性形象也进入世界文学之林。阿克西妮亚、娜塔莉亚、伊莉妮奇娜、杜妮亚什卡等是首批在文学领域中拥有丰富内心世界、集劳动和家庭生活于一身的妇女-农民形象。为了爱情,阿克西妮亚忍受了一切,把整个生命都献给了自己的爱人葛利高里。另一个重要的形象是葛利高里的妻子娜塔莉亚。她得不到丈夫的爱,内心凄苦、孤寂,但在生命的尽头仍然爱着丈夫。

顿河河畔日常生活的抒情画面,自然风景,百姓的乐观、幽默,美妙的语言……这一切都使《静静的顿河》成为世界文学中最优秀的小说之一。肖洛霍夫是揭示人内心世界的大师。他热爱劳动人民,与他们同悲同喜。在肖洛霍夫小说的字里行间充满了爱的温暖。

纵观20世纪50年代《静静的顿河》的研究成果,我们发现,50年代的研究成果有一些共性特征,那就是:重对比《静静的顿河》第一版和修订版的区别,揭示新版的优点;重分析作品的语言特色,尤其注重探讨作品中使用的方言和习语;分析小说的艺术特征;分析葛利高里形象;重强调作品的史诗性。同时也不乏个性化研究,例如:探究《静静的顿河》的传统与创新之处,分析作品中的美学价值和思想基础,研究作品的翻译问题等。

3 关于《被开垦的处女地》

1953年列日涅夫(Лезнев И.)在《捍卫语言的纯洁》(Лезнев 1953: 156-170)一文中对新版《被开垦的处女地》的语言特征进行了有益的分析。其中作者介绍了呼唤净化语言的背景,并介绍了肖洛霍夫对此的态度。文章写得具有很强的时代特征,使人联想起中国文革时期的文章:每一部分的开始处都有一定引有领袖或重要人物的讲话。

列日涅夫指出,肖洛霍夫的作品与其他俄罗斯大作家的作品一样,是苏联人民及国外的读者朋友的“生活教

科书”：这些作品宣传了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及共产主义思想。苏联文学的影响面越宽，作家肩负的责任就会越大，尤其是他，在苏联和世界还享有那么大的知名度。肖洛霍夫笔下的哥萨克使用非常鲜活的口语，各阶层的哥萨克人的言语中几乎使用着同样的词汇和熟语性词语等，但作者在此强调说，使用者的动机有极大的差别：为各自的阶级利益服务。肖洛霍夫让笔下人物形象的语言充满典型性，这首先体现在：他的人物使用的是特定历史时期中特定的农民阶层使用的日常口语。

通过新版的《处女地》与之前的版本的对比，列日涅夫解读了作家修改该部作品的动机。其一是：作家希望作品的每一章，每一页，每一个情节，每一句话都通俗易懂。肖洛霍夫此时遵循了苏共关于文学与艺术的决定，即：作家创作的作品必须面向广大群众，通俗易懂。作家认真地研究了斯大林关于语言学的深刻论述。高尔基的话“文学家应该用俄语写作，而不是维亚特卡语，巴拉赫纳语”也牢记在作家心里。此时，世界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些变化在作家的创作实践中都有体现。在出版新书或再版作品时，作家不仅考虑到苏联读者，也兼顾到国外的读者，顾及到将原著译成目标语的难易程度。因此，在创作时，作家很有节制地使用着他所钟爱的方言。其二是：修正第一版中的错误，注意用词的严谨性和明确性。其三是：删除、压缩、艺术加工作品中的自然主义描写。修改后的作品删除了人物言语中的詈语。其四是：作者在修辞方面下了很大的功夫。为避免重复，使作品结构更加严谨，作家删除了第39章节。

在《被开垦的处女地》中，作家使用了大量的成语、绕口令、民间语言。列日涅夫认为，这是因为肖洛霍夫从果戈理、列夫·托尔斯泰等大师的创作中汲取了很多养分，在自己的作品中再现了底层人民使用的日常生活用语，使用了当地的方言、土语。作者高度评价了肖洛霍夫的语言驾驭能力，他认为，只有拥有极高的艺术鉴赏力的作家，才能细腻地去区分出，哪些地方，谁的话语，哪个词可以放弃或替代，哪些词必须使用。

1954年列日涅夫又发表了《肖洛霍夫创作中的传统与创新》（《Лезнев 1954 192-206》）一文。作者提出两个关键问题：其一，肖洛霍夫小说中的传统因素何在？作家的创新之处何在？其二，两者的相互关系是什么样的？并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作者认为，肖洛霍夫的创新特点最突出地体现在《被开垦的处女地》中。在这部小说中，作家表达出了对集体农庄体制改造力量的推崇之情，作家相信集体农庄体制的广阔前景，相信它有巨大的潜能。这部小说最宝贵之处在于：在集体农庄建设初期，作家就已经明确指出了这种新体制在农村具有的重要“存活”条件，即：永恒和不可摧毁的工农联盟。但同时，作家也指出了集体农庄建设

中存在的困难和矛盾。

《被开垦的处女地》所反映的生产关系不是旧的生产关系，而是新型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肖洛霍夫所塑造的是全新的主人公和环境，因此，没有前人经验可借鉴。再者，集体农庄化这一问题对肖洛霍夫而言，也是一个处女地，他也在寻找能够表现新农村生活进程的新的艺术表现形式。小说的内容性质，其建构，所使用的传统的文学方法，尤其是优秀的苏联作家所秉承的托尔斯泰的文学传统方法是肖洛霍夫创作的又一个创新点。肖洛霍夫在描写卫国战争、集体农庄化时期哥萨克劳动人民的观念和感情发生根本转变的时候，寻找着一种可以表现新内容的艺术形式，这种探索为作家在传统框架内改造文学传统提供了良好的空间。

肖洛霍夫创作中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善于使用多声部。列日涅夫对《静静的顿河》的多声部现象作了细致的分析。作者认为，在肖洛霍夫创作中的多声部既有传统特征，又有创新的特征。创新之处在于，作家运用传统的艺术手法表现新的现实生活，与前人相比，这些方法被作家运用得更广泛、更多样、更丰满。由于肖洛霍夫的使用，多声部变得更加丰富多彩。作家运用多声部和其他艺术表现形式，为读者勾勒出了那一时代人民群众的活生生的集体肖像。在《被开垦的处女地》中，多声部是作家使用的一个重要艺术手段，是表现社会关系评价的一个手段。在支持与反对集体农庄的斗争中，人们表现出自己的阶级立场，性格、个性特征和个人的命运。另外，作家还借助这个手法，展现了许多人物形象。作者认为，《被开垦的处女地》的最大成就在于：作家艺术地塑造了集体的灵魂，描写了新型人物的共同性。

为了表达新思想和反映新现实，肖洛霍夫找到了与这种内容有机融为一体的新形式。他与苏联文学的其他大师一道，促进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种新方法的形成。肖洛霍夫借鉴了前人创作长篇史诗的一些元素和形式，创造性地对它们加以改造。这一切给人民作家带来了荣誉。在积极参加与旧世界的革命斗争中，作家意识到“自己是人类文化史、尤其是伟大的俄罗斯文学史上最优秀成果的继承人”（《Лезнев 1954 206》）。

1955年阿布赫季娜（Апухтина В. А.）发表了《肖洛霍夫的“被开垦的处女地”》（Апухтина 1955 33-46）一文。作者认为，《被开垦的处女地》是一部内容与形式高度统一的典范作品。其创作手法丰富多彩。

作者指出，小说伊始，正面人物形象和反面人物形象的主要阵营就已明了。故事情节在两股势力的斗争中展开，主角达维多夫和波洛夫采夫随之出场。达维多夫是波洛夫采夫的头号敌人。达维多夫和波洛夫采夫可谓是宿敌。虽然此前在国内战争的战场上两人并未真正过过招。和平时期两个人的斗争依旧存在，只是换了一种存

在性质和方式。这就是为什么读者感觉故事仿佛是从作品中间才真正开始以及主人公都是有“历史”，而且性格已然形成的原因所在。

作家在建构小说时，在各章节、情节的写作中始终坚持使用对比的手法，这是因为，运用这种方法可以展现出所有事件和主要人物，并能刻画每个人的面貌和行为。使用这种方法时，作家在没有打破作品主要脉络的情况下，交待出每一个人物的背景，这些人物的背景成为作品内容的一部分。

作家善于在情节冲突中展示人物的性格。作者还善于借人物性格上的冲突来营造一些喜剧效果。作者认为，这些情节上的冲突是典型人物形象的生活基础。

在《被开垦的处女地》中，肖像反映不出人物年龄上的变化。肖像是外部面貌和举止、手势、语调和言语特征的独特统一体。有些时候，人物的手势、举止上的细节能非常全面地反映出人物的性格。此外，作家还通过人物的习惯来揭示出他们的肖像和心理特征。例如，达维多夫在思考或窘迫的时候会用手去抓自己那油黑的头发。

小说中的对话充满感情色彩。在这部小说中，作者丰富多彩地使用了民间熟语、成语和俗语，它们使人物的语言充满形象性、警句性，表现出人民丰富的精神世界。

肖洛霍夫是公认的写景大师。在这部作品中有很多处充满诗意的景物描写。这些景物描写还肩负着另一功能，那就是，透过景物的变化来喻指生活和人的变化。

作者认为，小说的标题本身带有民间文学的象征意义，它化身为大地，象征着力量和睿智，胜利和生命，象征着祖国。肖洛霍夫从丰富的民间文学中汲取了大量的养分，在借鉴了歌谣和勇士歌后，创作出新的内容，并把它们还给了人民。

50年代对《被开垦的处女地》的研究是多角度的，归纳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修订版《被开垦的处女地》的修改后的得与失、创作技巧、形象的塑造和人物形象分析、语言特色、对中国作家创作的影响、国外读者对该部作品的反响、人物形象原型、作品风格研究、民间文学因素和作品中的创新之处等。

4 关于《一个人的遭遇》

1958年杂志《莫斯科》上刊登了卢金（Лужин Ю.）的文章《人的命运和他的性格》（Лужин 1958 184-191）。文中作者首先发表了对肖洛霍夫的认识。他认为，肖洛霍夫善于挖掘人的内心世界，无情地描写生活的真实画面、悲剧现象，同时，他所描写的内容又充满人道主义情怀。更重要的是，作家通过自己的作品向世人昭示了他对战争和战争灾难的理解。《一个人的遭遇》描写的是一个仇恨战争的苏联人的故事，讲述的是一个热爱和平的劳动者所经受的战争和痛苦考验的故事。这是一个有着

大无畏的英雄主义精神的、不屈的战士，这是一个不会被战争这个噩梦变成杀人机器的人。他经受住了所有肉体 and 精神的折磨和考验，向人们呈现了其纯洁、高尚、宽广的心灵。

在分析作品结构时，卢金指出，乍看上去漫不经心的小说开端，其实是作家精心安排的情节。这说明：与人民血肉相连的每一个人的命运都值得作家去思考，去写作。有时，一次偶然的交流，一个犀利的眼神都会使你有机会看到隐藏在日常生活外表下的东西，而这些东西对作家和人的心灵来说永远是弥足珍贵的。作家仿佛在提醒人们去注意那些从身边走过的人，其中的每一个的命运都会帮助你加深对人生的认识，作家在自己的短篇小说中展现了一个普通人、人民的儿子的伟大的命运。

两个陌生人在码头偶然相遇。索科洛夫通过穿戴错误地判定“我”是个司机。读者正是在索科洛夫对“我”讲述的经历和回忆中，了解了他的命运。

战前的他有一个和睦、温馨的家。这时的叙述抒情、诗意、细腻。而当主人公讲起：“战争爆发了，第二天来了军委的入伍通知书，第三天就得上军车”时，一切都变得沉重起来。读者通过肖洛霍夫对索科洛夫的面部表情的准确描写，看到了主人公内心的痛苦。有一件事他永远不能原谅自己。在车站告别时，他推了妻子一下。这是小说中最揪心的一幕。作家在这里对伊琳娜和孩子们有一个定格描写，这个镜头不仅深深地印在索科洛夫的记忆中，也永远地烙在读者的脑海里。从那一刻起，他们就永远地消失了。这里凸现了肖洛霍夫描写细节的高超技巧。

在这部作品中，作家没有对其他形象展开描写。其他形象有如昙花一现，但每一个都起到揭示主人公重要性格特征的作用。例如，被俘后在破旧教堂中见到的那个虔诚的教徒，那个打算出卖战友的叛徒，那个军医，还有那个德国警卫队长。在面对准备枪毙自己的警卫队长时，索科洛夫表现得非常平静。可以说，在这个情节里，作家非常准确地描写出索科洛夫的所有心理变化。

索科洛夫在法西斯的俘虏营度过了两年。这两年来，死亡无时无刻不跟随着他。但是对他来说，死亡不是最可怕的事情，最可怕的是，法西斯分子要扼杀他和其他俄罗斯人的灵魂，践踏他们的理想，蹂躏他们的尊严，把他们变成干活的牲口。几乎没有人能够忍受法西斯的残暴行为。但是索科洛夫等人经受住了这些残酷的折磨。没有什么能摧毁他们的意志。苏联士兵的心没有因残酷的摧残而变硬、麻木不仁，索科洛夫和他的同志们经受住了命运的考验，并捍卫住了他们崇高的荣誉。

逃离了法西斯俘虏营的索科洛夫期待着和亲人的相见，可是等到的却是一家人已被炸死的消息，好在儿子幸免于难。与儿子相见成了索科洛夫这个苦难的人活下去

的寄托和支柱。这一天终于来临了,只是他见到的不是活着的儿子,而是在胜利日的早晨牺牲了的军官。

命运的打击接踵而至,而且越来越残酷,但是这个坚强的俄罗斯人没有倒下。他把自己的爱给了战争中的孤儿,把爱传递了下去……

别连基(Беленький Ф.)在《关键在个性》(Беленький 1959: 173-176)中针对《一个人的遭遇》中的语言特色等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作者认为,肖洛霍夫善于驾驭人物的语言,能突出人物语言的个性化;擅长通过修饰语来表达思想,通过它来表现较为重要的内容。文中,作者以一个细小的情节来说明自己的观点。情节如下:在与“我”打招呼时,索科洛夫向“我”伸出“又大又硬的手”,而在交谈时,作家关照到他那双“又大又黑的手”,告别时,这双手已是“巨大的、像树(木头)一样有力的手”。同样一双手,用于修饰它的词使用了三个:чёрствая(又干有硬的)→тёмная(乌黑的)→твёрдая(坚硬的),通过修饰语的最后变化,可以看出,作家已赋予它新的意义。它成为未来生活的支撑。而对瓦尼亚的手,作家的描写也是不断变化着的。小说伊始,孩子向“我”伸出的是“розовая холодная ручонка(粉红色的、冰凉的小手)”,而在小说的结尾处,与“我”告别时,挥动的是“粉红色的小手”,此时,没有了“冰凉的”这个修饰语。那只小手好像变暖了,这给人一种信心,那就是:索科洛夫一定会用他那只坚强有力的大手,牵着瓦尼亚的小手,走向未来的人生道路。

另外,别连基还分析了作家对人物眼睛描写的细节。他认为,肖洛霍夫通过对人物眼睛的描写,揭示出形象的本质,例如,在描写瓦尼亚的眼睛时,作者写道:“светлые, как небушко(向天空一样清澈的眼睛)”,“яркие, как звёздочки ночью(像黑夜的小星星一样明亮的眼睛)”,而对索科洛夫眼睛的描写:пустые, мёртвые, потухшие глаза(无神的、死气沉沉的眼睛)等,作者旨在通过这样的描写让读者感受到人物在特定情景下的心理状态。

艾利斯别尔科(Эльберг Я.)在其文章《谈政治和人性》(Эльберг 1959: 199-208)中重点分析了索科洛夫形象和小说的意义。

作者认为,肖洛霍夫能成为“伟大的苏联作家”,“我们这个伟大时代的天才的、诚实的历史年鉴撰写家”绝非偶然。他在自己的作品中再现了“普通人的复杂而丰富的内心世界”,“善于深刻而透彻地展现人物的内在激情,呈现出自己主人公的内心世界”。(赫鲁晓夫语)

肖洛霍夫的这篇小说的精到之处在于:作家把俄罗斯人的个人的苦难命运升华到悲剧的高度,同时还在自己主人公身上发掘出矛盾和反抗的力量。

肖洛霍夫真实、创新地描写了一个人心理上最难呈现的一面,他的阐释符合当时的现实特征。肖洛霍夫描

写了一个人的痛苦感受,塑造了一个独自一人承受着所有痛苦,并用自己的力量战胜了痛苦的人。悲剧的命运、生活的客观现状是造成主人公痛苦的罪魁祸首。索科洛夫与经历了卫国战争的全体苏联人民一样,经受了最痛苦的考验。这不仅仅是肉体上的考验,而且也是政治上的考验。这些考验没有击垮苏联人民,相反却锤炼出人民的斗争能力和民族自豪感。

艾利斯别尔科在探讨索科洛夫的内心世界时指出,在这个人物身上蕴含着极大的人性和善,正是这种人性和善使得失去所有亲人的他能够帮助自己的养子去寻找通往幸福的路,并在这个过程中找到安慰,找到重新生活和劳动,甚至快乐的力量。文章作者认为,人性和善不仅是索科洛夫一个人的品质,这是全体苏联人民的品质。只有经历了灵与肉的考验、把人类从法西斯铁蹄下拯救出来的苏联人才能具有真正的人道主义精神。

安德烈·索科洛夫是一个对感情绝对忠诚,一贯始终的人。战争,敌人的炮弹使他失去了家园和亲人,别人也许不会过深地责怪自己,而他却时刻自责。对感情的忠诚,对自己的严厉自责与全体俄罗斯人、他们的精神需求、自我批评精神有着密切的关系。作家在这部写一个人命运的短篇小说中呈现出了俄罗斯民族性格的重要方面。在这篇小说中个人和全体人民的命运合二为一了。

文章作者认为,肖洛霍夫极其真实地勾勒出人物的心理肖像。在这一点上,在当今世界的文坛上,没有谁能与之媲美。

《一个人的遭遇》的创作特色是评论者热衷研究的问题。索涅尔(Сойнер М.)的《创新和技巧》(Сойнер 1959: 166-173)是该领域研究中较有特色的文章。

索聂耳认为,《一个人的遭遇》不仅是肖洛霍夫创作中的新现象,也是苏联文学中的崭新现象。没有谁能像肖洛霍夫这样真实地、极富表现力地描写苏联人的苦难和英勇斗争。小说的意义在于其深刻的人民性和思想性,在于其字里行间流露出的发自内心的激动,在于其形式和内容的真正和谐。

在《一个人的遭遇》中,俄罗斯文学中的优良传统得以与创新的内容、卓尔不群的个性、独特的风格和语言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在丰富了俄罗斯传统的同时,肖洛霍夫的小说亦成为创新艺术家、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艺术家如何选择体裁、内容、风格的典范,成为使用强大的表现手段和人民语言的典范。

肖洛霍夫的这篇小说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教导人们如何秉承传统,如何理解创新。小说的体裁是传统的,但是作家却通过创造一种全新的人的性格,全新地描写顿河的无与伦比的风光,丰富了这个体裁。创新之处体现在主人公的语言上、比喻上、排句上,体现在肖像的细节描写上。在早期的创作中,肖洛霍夫就擅长使用以讲

故事人身份展开的民间故事的创作手法。在《一个人的遭遇》中作者把这种手法运用到索科洛夫的言语活动中。

肖洛霍夫在构思小说情节的时候,把握住一个重要的原则,即:让读者保持高度的阅读兴趣,不让读者的思绪游离于作品之外。为了描写索科洛夫复杂的人生,作家安排了紧凑的、戏剧性的情节、对话、简洁的语句。肖洛霍夫不是刻意地制造戏剧性的冲突,而是按着形象发展的逻辑适时地描写冲突,而且不仅及时地表达观点,还能让读者对所描写的内容进行深思。

《一个人的遭遇》的故事情节反映了历史的发展。肖洛霍夫的这篇小说的情节发展迅速,高潮不断。这正是作家所追寻的一个创作原则。在描写索科洛夫的人生遭遇时,作者抓住了无论对个人,还是对成千上万个苏联人都具有代表性的典型事件。因此,小说才有如此大的吸引力。索聂耳认为,只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家才具有这样的素质。

小说的开篇处,符合高尔基的创作理论,即,不用对话或是交谈开始小说的创作,而要向读者交待出故事发生的地点和人物。肖洛霍夫简单地描写了索科洛夫的出出现场,使读者知晓了叙事者和索科洛夫见面的时间和地点,知晓了索科洛夫的职业,并随着对眼前景物的描写,把读者带进索科洛夫的世界。于是,叙事者的“报告”成了这篇小说的核心,成为小说结构的主体。

肖洛霍夫从来不会让读者独自面对叙述者,他不仅积极并认真地倾听叙事者的故事,而且还会不失时机地加入自己的议论,抒情插笔,以表达自己对故事的态度,发表对事件、现实的深刻剖析。在《一个人的遭遇》中读者能看到小说的作者,看到作者的观点,他的“视角”是显而易见的。另外,作者的议论非常重要,它们点出了整部作品的要旨。有的时候,作者的议论还带有对所叙内容的情感上的反应。

小说的内容有如真理一样简单,同时又如人生一样复杂。肖洛霍夫故事情节是生活的辩证法。它是形象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性格发展的必然结果。

肖洛霍夫通过人物的自述展现出索科洛夫丰富的内心世界,这是作家短篇小说创作的一个重要特点。索科洛夫每讲述一段自己的人生经历,就会呈现给读者一个新的性格特征。

整篇小说的叙事清晰明了、言简意赅,细节描写极富表现力,对瓦纽什卡的心理描写细致入微,语言风格把握

得恰到好处。作者力求最大限度地使所描写的现象个性化,表现出叙事者的独一无二的环境、语言和心理特征,所有这一切均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50年代对《一个人的遭遇》的研究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索科洛夫形象、民族性格、作品艺术特征、作品的体裁特征、乐观主义精神、作品的思想性、创新之处、性格刻画的方法、语言特色、党性和人民性和国外读者对《一个人的遭遇》的反映等。

参考文献

- Апухтина В. «Поднятая целина» М. Шолохова: (Из наблюдений над стилем писателя) [J]. Литература в школе, 1955 (2).
- Беленький Ф. Весь гвоздь в индивидуальном [J]. Сибирские огни, 1959 (7).
- Бритиков А. Ф. Григорий Мелехов и Аксинья Астахова [J]. Рус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1958 (4).
- Закруткин В. Михаил Шолохов [J]. Дон, 1955(2).
- Закруткин В. О неувядаемом: К выходу нового, и др. Изд. «Сихого Дона» [J]. Огонек, 1954 (42).
- Лежнев И. За что стогу языка: (Новая ред. «Поднятой целины») [J]. Звезда, 1953 (6).
- Лежнев И. Традиция и новаторство М. Шолохова [J]. Знамя, 1954 (12).
- Лузин Ю. Судьба человека и его характер [J]. Москва, 1958 (9).
- Попельов Г. Вопросы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й типизации [J]. Литературная газета, 09.08.1956.
- Сойнер М. Новаторство и мастерство: (О некоторых особенностях мастерства М. Шолохова в рассказе «Судьба человека») [J]. Дон, 1959 (6).
- Удонова З. Высательность художника: К выходу переизд. романа «Сихий Дон» [J]. Знамя, 1954 (12).
- Шкерин М. О проблеме развития характера [J]. Звезда, 1951 (12).
- Якименко Л. О советской эпопее [J]. Звезда, 1956 (8).
- Эльберг Я. О политике и человечности [J]. Знамя, 1959 (10).